

我的父亲当过赌徒，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豪赌，是和死神赌命。

那年，我14，弟弟7岁，父亲41

如今，我24，弟弟17，父亲41

没了最后一张合照，父亲的容貌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模糊着。只记得他不高的个子，不爱剪的胡子，和常带着哀伤的眼角。他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一个40来岁的大叔还总是和弟弟抢旺仔牛奶，幼稚的不行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的嘴角总是带笑的，不哭不闹，不骄不躁。从前那心高气傲的性子也伴随的母亲病逝一去不返。父亲靠着一家餐厅养活了一家子，不充裕，但也足够。

父亲想念母亲，他一直一直都很想念她。在我印象中天不怕地不怕的父亲，会在清明节的那个晚上点着蜡烛，孤独的坐在那张曾和母亲置办的沙发上，眺望着从未去过的远方，呢喃着不为人知的话语。

那时岁月静好，我，父亲，弟弟，老房子。倘若从前是大梦一场，那我只愿长醉，不再醒。

时间停滞在8.21.这一天，没见到光怪陆离的异像，没听到牛鬼蛇神的喧嚣，只有如往日般聒噪的蝉鸣，毒辣的阳光通过纱窗打在日记上的点点婆娑，和老旧的电风扇吱“嘎吱嘎”艰难的转着。

下午的3:21，是整场大灾难的开端，那地动山摇的第一声震荡摇醒了我昏昏沉沉的青春。

那天，母亲走了。

开餐厅前，父亲当过赌徒。母亲走之前告诉我的。

那天，聒噪的蝉鸣仿佛震裂了我的双耳。

“儿，妈要走了。但你要记住，替我照顾好你爸。他之前……当过……赌徒。很抱歉，我把这告诉你……你爸是个有些心高气傲的人，你也应该知道。无论如何今后发生什么，答应妈，一定要和你爸一起挺过去……”

我答应了疼爱我的母亲的话。我也沉默了，直到我听到了疼爱我的母亲的话。

蝉鸣断了，太阳落了，电扇还嘎吱嘎吱艰难地转着，好似无力地喘息。我无声地趴在坑坑洼洼的木桌上，翻开的书页只字未动。餐厅就开在老房子的边上，从我这儿正好能看到父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。下午刚处理完母亲的后事，肉眼可见父亲的痛苦与疲惫。而我内心的抽搐和对未来的踌躇，让我在迷茫中徘徊思索。